

废墟辉煌

Ruins and Glories

ལུང་རྩ་དང་གཟུངས་པུང་པོ་

西藏阿里古文明之旅
A Journey to Ancient Civilization in mNgav ris Tibet

巴荒

废墟辉煌

Ruins and Glories

西藏阿里古文明之旅
A Journey to Ancient Civilization in mNgav ris Tibet

巴荒

——> 上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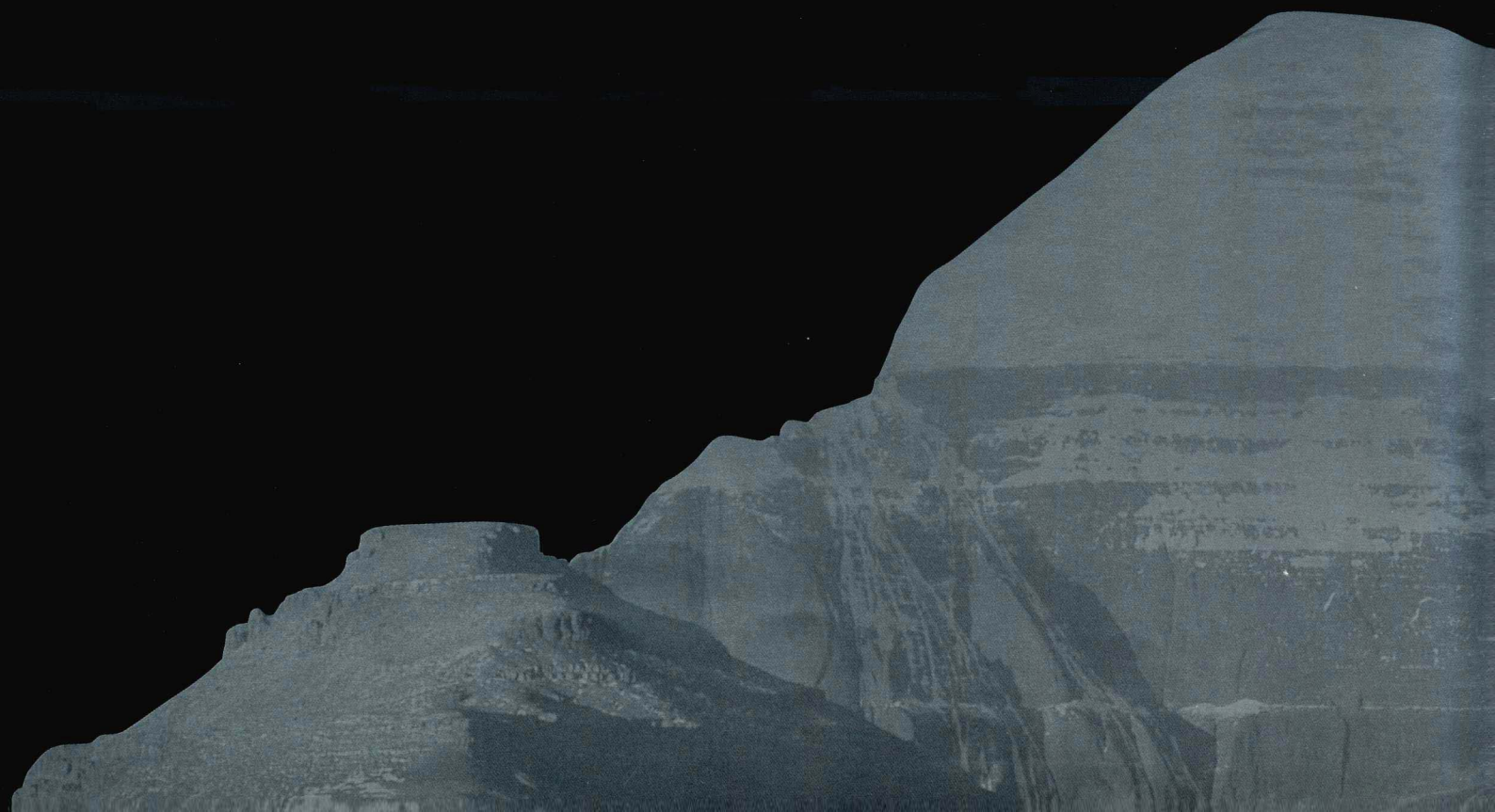
河北教育出版社

废墟辉煌

西藏阿里古文明之旅

BaH

…… 还 有 那 祈 祷 的 绵 绵 之 声 在 喜 马 拉 雅
...The voice of prayers, chanting, echo in the M



Himalayan and Kailash 在宇宙之空跨越世纪地回荡……

……生命好像已经被太阳分解了，成为生命之初最原
……It seems that my life has been resolved by the sun and has become



始 最 细 小 的 元 素 ， 已 回 归 于 荒 原 之 土 和 回 归 于 荒 原 之 水 ……
the finest embryonic elements, returning to the earth and water of the wilderness...



献给我的父亲和母亲
献给热爱阳光、自然和艺术的人
献给人类文明的探索、发现和创造者

To My Father and My Mother
To Those Who Love Sunshine, Nature and Art
To the Explorers, the Discoverers
and
the Creators of Human Civilization



大快12天出发，在土没
 到，但爬上的崇城堡，估计是
 是既滑的：用之一，一座神
 名洛和七子王，一座神
 密和着烟塔
 石气里知
 江

[illegible]

天人所傳的故鄉

无人问津的故事
的昏睡。再他更住进这个潮湿的过道...
他的小院就像一块
寂静的庄园院墙着地。园中园门形的亭子建筑之
是这安静的柳下，阳光下，树影落在他的脚下
人世间的一切都在他的梦中... 他是甜的，第一个刚会说话
的少女，和着这... 梦把他抱入一个温暖的梦中...
在这梦中... 他在天幕下... 1871年...
... 他在那时... 他在那时... 他在那时...

地质部地质研究所

[illegible]

心灵与自然和古文化交融的结晶

美术史学者 / 金维诺

在历史上,宗教的虔诚曾创造了历史文明,然而单纯的宗教虔诚,又会一次又一次地去覆盖历史文化(佛教徒常常用新的功德去代替旧的功德,用新壁画甚至是拙劣的壁画去覆盖古代的文化精华);同时,一个古代文化遗址的发现,也常常会被新的装修而破坏,在防止自然损害的同时,如何防止好事者的人为破坏,同样迫切和重要。只有对文化的虔诚和执着,才能在创造新的文明的同时,保护好历史遗存,并使之成为启示人类的永远的财富。

在西藏阿里,五十年代初,边境工作组就开始了古城遗址的调查。一九五七年电影工作者拍摄了第一部《古格王国》的记录片,并在全国放映;作家白辛在作品中也记述了这一次重要的考察。一九七九年西藏自治区文管会 and 新疆自治区文管会共同组织了对古格遗址的考察,并在《文物》上介绍了这次考察成果。西藏工业建筑勘测设计院一九八一年对古格王国遗址进行了测绘、考察,并调查了札达、普兰等地建筑,并于一九八八年出版了《古格王国建筑遗址》。一九八五年西藏自治区文管会组织了古格王国遗址的考察队,对古格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并于一九八九年出版了考察报告《古格故城》,同年出版了《藏传壁画——古格王国卷》。于此同时,有的考古工作者、美术工作者也分别对这里进行了探寻,巴荒就是其中之一。

巴荒一九八七年独自到西藏考察,在高原经受过疾病、自然灾害、困难的考验,穿越了地理条件最艰苦的西部边陲,以后又一度进藏支援教学。三次进入阿里,巴荒以弱小的身躯、坚强的意志,进行了她的追寻,在追寻美的历程中,不断深化着美的追寻,她不是观光欣赏的旅游者,而是执着的艺术的追寻者,带着她的诗情和画笔、相机来到这被一般人视为畏途的地方,积累了丰富的图片和文字资料。她写下了传说的故事,记录了那斑斓的自然景色。它把阳光、荒原、历史传说、宗教艺术糅合在一起,用凝重而富有使命感的文字与精美的图片,组成了一部图文相互辉映的作品集,这是她心灵与自然和古文化交融的结晶。这部作品不同于一般旅行家的游记,也异于专家的考察与论证,而是融合文化、历史、艺术和自然景观为一体的著作,比普通的文化之旅又多一层学术上的渗透,它包括了知识性考察、观光、寻觅与思考。巴荒以她活泼的笔调、独特的构思和写作手法来处理严谨的考察资料,处理客观景象和主观心象,使之相互交融,达到层次丰富、趣味盎然的综合立体效果。她笔下的西藏,令人神往,并调动人们在感性的基础上进行理性的参与,而超越历史与文化的知识性,这是对常见的类型书的一种突破。

在今日的荒原——古代的文化积淀中追寻,是苦乐同在的,身受苦难而精神欢愉。而她呈现给读者的则全是欢愉——自然的美、历史传说的惊心动魄、民族文化的璀璨。巴荒在自然中感受、学习,也在探索中感受、学习。作为画家,大自然的美好图画丰富了她的感性认识,而她又以之感染着更多的人,她把自己感受与学习的成果都奉献给读者。她在美的追寻上是虔诚的,在古文明的探索上也是虔诚的。作为古文化的探寻者,民族历史文明感动着她,而她又以之宣示着兄弟民族的伟大创造。依靠追寻,已经使她能以追寻的成果来奉献给读者,给读者以美的享受与召唤,召唤更多的人来爱护自然的美景,爱护历史文明,爱护人民的创造。

一九九五年六月于北京

与古老的文化谈情说爱

藏族学者 / 格勒

我与她本是异乡、异族人，我们见面也不过匆匆一刻钟，但西藏古老文化的诱惑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因此，当她在不足九平方米的斗室中，带着一脸真诚而严肃的表情，拿出一大叠打印的新作，希望我发表自己的见解，并嘱我为它写点什么时，我内心虽有些犹豫不定，仍欣然同意，并决定在被称为圣城的拉萨抽空动笔。

蔡蓉笔名巴荒，曾以《阳光与荒原的诱惑》一书而声誉鹤起，应该说《阳光与荒原的诱惑》一书成了她步入艺坛的成名之作。全国许多著名的美术家、摄影家和文学家们对该书给予了应有的高度评价，认为“在近年中国文化的变革与发展中，巴荒弃绝浮尘、甘于寂寞、执着追求、信念坚定，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艺术家可贵的品格，同时也反映了真正的艺术家、严肃的文化追求者，在商业大潮中的独立不倚的精神气质”。她的作品与她的精神一样，震撼了艺术界，称她的作品是“博大的荒原祭奠，炽烈的太阳礼赞”。于是，在中国文艺界又有了一个关注焦点，这就是巴荒风格和巴荒现象。

我是一个自以为比较严谨而又有些古板的学者，而她自称“非学者，只是一个艺术家，甚或是个流浪者”。而且，我对她过去的作品知之不多，言之也就无以说起。不过，每当我想起，她——一个病弱单薄得像风里的经幡似的年轻的川妹子，只身一人，独自三次闯入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阿里，一种从未有过的敬佩之情在我心里的最深处悄然萌动。

在她的来信中，从她的电话交谈中，我不难体会到，她的阿里之行是她人生履历中刻骨铭心的一章。直到如今，她仍自认为是阿里人，而且时时感觉到自己的脉搏在随它一起跳动。一旦提及阿里，一种喜悦、一种异样的快感、一种溢于言表的激情和深深的眷恋之心，无形中涌上她的心头，浮现在她的面容。因为正是在这个被现代人近乎遗忘的西部角落里，她却有过后身难忘的生与死的交往，有过她生命的钟最恢宏的搏击。自从她的双脚踏上这片迄今仍然令许多人望而生畏的禁土，她就深深地爱上了这里的每一寸泥土、每一棵草木和每一条江河，并与这方荒原净土结下了缠缠绵绵的不解情结。当然，此爱、此情是艺术家特有的爱、特有的情，是蔡蓉以其初恋般的真诚和艺术家所特有的慧眼和灵感，所感悟到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超自然之间的交融之情和沟通之爱。也只有她——一个从小凭着自己天性中同自然、宇宙与人类的冥冥感应，而追寻着、眺望着、聆听着、触摸着和厮守着、分辨着源源不断涌现的世界之人，才有可能忘掉一切恐惧、伤痛、烦恼、挫折和羞辱，与荒凉的高原、炽烈的阳光和古老的文化谈情说爱、倾心交流，从中悟觉出生命的本原、本真的艺术、人生的意义……这也是蔡蓉在当今商品大潮的冲击中，能够独自岿然不动，潜心追求崇高的艺术，热心开采古老文化之矿的动力所在吧！

由于对外开放的缘故，如今走过西藏、走过阿里的人越来越多，但像蔡蓉一样独身闯进阿里高原，单身一人在古代王国的废墟中，带着奄奄一息的生命躯体去验证人生哲学、探求生命本原、享受精神富有的人，应该说是寥若晨星。更何况，多少年来她不惜用自己的生命代价和青春消耗去苦苦追寻着，追寻那潜藏在高天厚土中最隐秘的生命之源和文化之泉，其执着、其热情达到了献身的程度。直到如今，她仍“想伴随它的和声缘起，伴随它的和声隐遁和归去。而在缘起和隐遁之间，细心地捧起流沙，努力制作成美的图画留给世人”，实属难能可贵。

蔡蓉告诉我，她去过中国的很多地方，也去过西藏的不少地方，惟独阿里是她最有兴趣、也最有生死感情的一部分。阿里，对她而言是一种无法比拟的得天独厚的给予。我想蔡蓉之所以对阿里如此情有独钟，除了阳光和荒原的诱惑之外，就是阿里古老文明的神秘诱惑，她每次足踏阿里，就感到“阿里的土地，寸寸神秘，好像每踏上一寸荒土都是踩在金矿之上，只要挖地三尺必有金”。为此，她梦醉古格，魂系象雄，终于写出了这部通过查寻、考察和推测，追溯和复原阿里古老历史文化的新作《西藏古文明之旅》。

这部书虽然不能说成是纯真的藏学、人类学或佛教美术之流的专著，但它也不能归入我们常常能见到的出自普通游客之手的普通读物。正如作者本人所言，它一方面是一部既带有通俗性又带有知识性的图文并茂的读物；另一方面在尊重和引用前人考证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运用了大量她个人多年精心挖掘的第一手资料，试图填补阿里古代历史中的一些空白，“有胜于无，聊为他人之先罢了”。从这个角度把这部十多万字和四百多幅图片的书说成是学者型的游记并不过分。

如果说《阳光与荒原的诱惑》是蔡蓉个人进藏的经历，是她在发现自我中抒发自我世界的情感，或是她个人化的精神渴求外化的个人化的超常行为，甚或是一种藏民朝圣似的生命之旅，那么《西藏古文明之旅》是她努力把各种神秘莫测的、无可言状的个人情感体验，融注于阿里的种种古老文化之谜的探寻中。从此，她像一个步履蹒跚的野外考古工作者，在扑朔迷离的历史和古迹中漫游着。古象雄王宫究竟何在？古格人有无后裔？普兰王朝遗宫何在？老托林古寺在何处？为什么西方早期传教士的艰辛奉献在这片净土上化为乌有？那阴影笼罩的尸洞和无头的古人遗骸是谁所为？那数不尽的古老洞穴和寻不尽的古堡废墟何时形成？人类在这一带的历史究竟有多长？藏文化的发源与这个神秘的区域究竟有着多少千丝万缕的联系？她——一个并非专业史学者，却带着这些悬而未决的史学之谜，向着历史的古格走去，向着神秘的象雄王国走去。

近年来，西藏西部阿里的历史文化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和关注，在国内考古、语言、艺术、人类学界似乎也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阿里热”，但阿里古老历史文化的真面目究竟如何？“不仅难见其貌，也难断其身”。迄今为止，众多的历史文化之谜，仍然犹如梦中的化石、雾中的矿藏，沉睡在重重雪山脚下。《西藏古文明之旅》虽非简史、通史之类的学术大著，但它纵观古今之阿里，“差一点儿就复原了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史了”。作为一个艺术家，巴荒固然很难总揽西藏古文明之全貌，但筚路蓝缕，功在开辟。毫无疑问，本书是一部了解阿里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的难得之作。无论是学者，还是普通读者，甚或是一个旅游者，都可以从中得到宝贵的线索和有益的启迪。

我虽是一个藏学界的藏族学者，也曾去过一趟阿里，但对阿里历史文化的了解自愧不如蔡蓉，特此作序，把这本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的好书推荐给国内外“西藏迷”的读者，与我同享西藏古文明的乐趣。

一九九五年九月十日于拉萨

为了永恒的告别

藏族学者 / 格勒

当巴荒怀着告别西藏阿里的心情在大陆出版她的简体字版《废墟与辉煌——西藏阿里古文明之旅》时，也许这对于她来说，无异于一座心灵大厦竣工。大厦的一砖一瓦、一木一石都来之不易。从一九八七年直到本书出版，她魂系冈底斯，心牵象雄古国，梦醉札达土林，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翻阅这本书，处处可见一位弱女子在阿里的广漠荒原中孑孓独行的身影：在狮泉河镇简陋的档案馆里，她沉迷在古老的典籍和传闻之间；在旺堆大叔的守寺屋中，她经历了风沙月华的洗礼；在曼南寺外的摩尼墙边，她用力拍打，拓下了石刻金刚像……促使巴荒孤身上路的力量，正透过书中一幅幅震撼人心的画面，一段段动人心魄的叙述，直达人们的内心深处，于是巴荒不再孤独。

每到一处，巴荒都像一个勤快而认真的考古工作者，努力从一片片废墟中，寻找生命的信息；在残垣断壁里，追踪千百年来变幻万端的历史；在破败不堪的只言片语中，发现令人感慨歔歔的传说故事。

巴荒几乎踏遍阿里三衰三围的遗迹，不断地苦苦追问和思考：象雄时代达拉喀尔嘎的遗宫在哪里？贡巴宫洞壁所描绘的古建筑群落在何处？哪一处风坍的洞穴有可能是史前人类的住所？古格人有无后裔？老托林寺在何方？为什么西方早期传教士冒着生命危险播下的西方宗教的种子在阿里没有开花结果，反而在这片净土上化为乌有？普兰人的宗教信仰究竟有多深？尼泊尔边远西部的二十二国土邦联盟与亚泽王朝有何种关系？藏文化的发源与这个被称为世界屋脊之屋脊的神秘区域到底有多少千丝万缕的联系呢？早在八十年代，巴荒就发现了当时尚未公布和有所传闻的曼南、麦龙沟及达巴遗址；就在本书出版之际，她又补充了九十年代有关东嘎、皮央遗址的最新考古资料；当昔日的“阿里三围”之一拉达克、今日的克什米尔战火纷飞时，她从台湾友人那里得到了珍贵的原拉达克古旧寺院的照片。虽然，我不敢说，这是一部复原阿里历史全貌的简史、史略、通史等等，不过，应该说巴荒为此不遗余力。她为我们对此感兴趣而又无法得到资料或无缘亲历实地的学者们作出了可贵而特殊的贡献。自从一九九〇年我与美国加大洛杉矶分校的南希教授、西藏著名作家马丽华，走马看灯似的走过阿里以后，我就一直关注着有关阿里的文献和出版物。我阅读过罗伯特·威塔里(Roberto Vitali)的长达六百四十二页的巨著《古格普兰王国》、古格堪钦·昂旺所巴的《阿里王统记》、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翻译的《西藏王统记》，以及富兰克(A.H.Francke)的《巴蒂斯坦和拉达克》等。然而在我的脑海中，阿里古老文明历史的迷雾仍然未能被驱散。我真心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像巴荒一样，从历史、艺术、宗教、人类学等不同的学科角度，继续共同探究和深挖阿里古文明之谜。

在这本书中，随处可见巴荒绘声绘色地描述她精心收集而来的传说故事，这些精彩的描述既提供了复原阿里古老历史的珍贵史料，又使我们轻松地享受到民间艺术的无穷魅力。

巴荒以一个艺术家的敏感和训练有素的审美眼光，发现了这片荒凉之地异乎寻常的丰厚的美。她说冈仁波齐的信徒“踏得阿里的山川湖泊天空、大地草木砾石触目生辉”，其实她本人又何尝不是阿里的信徒。在她的相机镜头前，在她的画笔下，在她的文字中，阿里的每一寸荒土、每一处遗迹、每一个人物，都闪耀着奇光异彩：在天与地的交接线上，两辆卡车互朝对方驶去；绵延数十千米的砾石滩，远处朝霞照亮了土丘的圆锥顶；摩尼石堆在山口、路旁、大树下、寺院外、江河湖泊边，有圆形、长条形、金字塔形、自然形，石堆上、屋顶上凸现的牛角，透出几许神秘、

几许庄严:土红墙、五色经幡、黄色卧鹿、金红法轮,信徒们怀着生死之交的自我暗示,在冰雪覆盖的强拉山上行进,就像苏里柯夫的油画《翻越阿尔卑斯山》……对于展示在面前的一切,无论是地老天荒的大自然,还是残缺不全的宫殿、壁画、塔林,或是古往今来人们的言行举止、歌舞、服饰,巴荒都从光、影、色彩、图案、造型、工艺等各个不同的角度,体察入微,尽情地挥洒她的感觉和发现。

巴荒对阿里阳光的感受尤其洞筋入髓。她不止一次动情地说到有如凡高挥洒的一样迷人的阳光:“你被阳光刺得流出眼泪来,那时而成为金色或土红色,时而成为淡柠檬和发白的光斑,让你迷失于无边无尽的视觉和幻觉之中……”即使古格寺院中主供的释迦牟尼像已杳无踪影,根据殿顶的天窗,她也能够想见“随着太阳的移动,金子般的阳光在全大殿的最高塑像的面部反射和闪烁的辉煌效果”。而在普兰洞窟式的古寺中,又恰恰是微弱的黄光才适合静观默想。在巴荒的眼中,围绕冈仁波齐的朝圣之路,“经过信徒们千人万人亿万人、千次万次亿万次的踏行,在阳光的梳理下,已成为一条发光的道路,人们把美好的心灵注入这条光道”。“阳光是一种独特的宇宙力量,它释放着冥冥天地间超越生与死的独特语言,这种语言包容世界一切,而人们理解它却需要特殊的时空、特殊的机遇和特殊的等待。”

巴荒不但注重外表的视觉效果,而且深究其中的精神内涵。从古格王宫低矮的大威德金刚殿、缺少明快和轻松的壁画,她感到了封闭和压抑,再进一步体察到这正是护法神殿所要宣扬的威慑力量,以狰狞的面孔、外部形象的压力和诡秘感来达到阻止邪恶的宗教目的。所以“站在天主教堂中和站在佛教神殿里,所获得的宗教情绪体验和图像审美体验有着微妙的区别”。是的,我们这个民族的宗教艺术大师们,确确实实塑造了不少令信徒们望而生畏的恐怖形象——名目繁多的护法神,他们青面獠牙、面目狰狞,与那些端坐在莲花宝座上的文静而优雅的许多温和型的神形成鲜明的对照。那么在以仁慈为怀的宗教里,这些相貌丑陋、形象威严的愤怒神究竟想表现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呢?在阿里,在拉萨,在昌都,在我走过的藏区各地,每走进一个寺院,都有一个“不许女人入内”的阴森可怖的护法神殿,而且据说供奉在这些密宗殿里的外表凶猛的神远比面目和善的神更为灵验,然而他们的地位又远远不如那些身披装饰华美的袈裟、头戴五瓣莲花冠的温和类神,他们仅仅是每一座寺院不可缺少的防御敌人和恶魔的强大卫士。他们耸立在寺院大殿的大门两旁,或者隐藏在大殿的某个角落,至多是作为对恶魔和一切罪孽的一种警告罢了。我不是美术家,我无法更多地想像这些形态各异的神像能给人以何种美的享受。但作为一个人类学学者,我对我们的祖先塑造这些千姿百态的神像的社会功能极感兴趣。巴荒的书再次使我确信,一切人类塑造的神像归根结蒂是人类自身心理的需要和社会的需要。寺院中的一尊塑像、一幅壁画与一座白塔、一部经典、一堆摩尼石一样,都不过是一种象征,包含着某种深刻的宗教意义。无论是形象丑陋的愤怒神,还是温文尔雅的温和类神,诚信则灵。虽然他们不能使你一夜成为暴发户,但可以给人类带来莫大的精神慰藉,能够消除或减少人生无常的感觉、无可言状的焦虑、烦恼、担忧……甚至痛苦。

巴荒调动了摄影、绘画、拓片、文字等不同的笔墨,运用了文学、史学、艺术等几套话语,细致地摹写历史、

故事，描绘寺院，刻画遗址，最终所要阐明的主体却只有一个——人，这个人既是她自己，也是芸芸众生。无论是苍凉迷茫的自然景观，还是轰轰烈烈的朝圣场面，她最后关注的焦点都会落在人的情怀之上。每一次呼吸，都似乎在与山岩积雪对话，“走在这个世界之顶的荒原，人好像只是在阳光和阴影中穿行，在人的前生和后世的世界中游走”；每一处毫无生机的寻常物都在默默地昭示着无限的生机，“扎布让是一片硕大的墓地，埋藏着亿万古老的民族幽魂，也埋藏着东西方的幽灵”；每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蕴含着人性的闪光，在终年积雪的古道上，“护送和迎接香客们往返普兰成为一桩神圣的义务和职责，无论接送的官员、翻译、民工或是香客，人们总是亲密无间地相互搀扶着，跌跌撞撞翻下山口和穿过雪坡”。在这里，动辄就是宇宙、洪荒、生死、命运、灵魂等博大而深邃的命题。“人们习以为常的时空和意义消失了”，惟余“一种亘古以来永不消失的力量”。“在混沌之初和世纪末的往返之中”，巴荒在雪峰荒野之间，筑起一座纯朴而殷实的精神家园，门前有小桥流水，鸡犬相闻；屋后有珍禽异兽，欢歌跳跃。就在此时，巴荒体味到生命的顽强和泰然的宁静，完成了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拷问，于是“隐遁和归去”。“而在缘起和隐遁之间，细心地捧起流沙”，制成精美的人文图景，留给世人。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七日于成都市



神圣冈底斯

The Sacred Mountain Kailash

001

一、神圣冈底斯

The Sacred Mountain Kailash

004

二、强拉山口的香客和古商道

Buddhist Pilgrims at the Byamla Pass and the Old Trade Road

023

三、达拉喀山传奇

Story on the Talaka Mountain

030

四、普兰神秘的边寨

The Mysterious Borderland Village at Purang

052

象泉河流域万年梦幻

The Xiangquanhe River Valley

071

一、托林千年亘古

The Everlasting Tholing

074

二、象泉河流域寻古国

Searching for the Old Kingdom at the Xiangquanhe River Valley

109

三、札达的世外桃源

Zhada County, the Land of Peace

168